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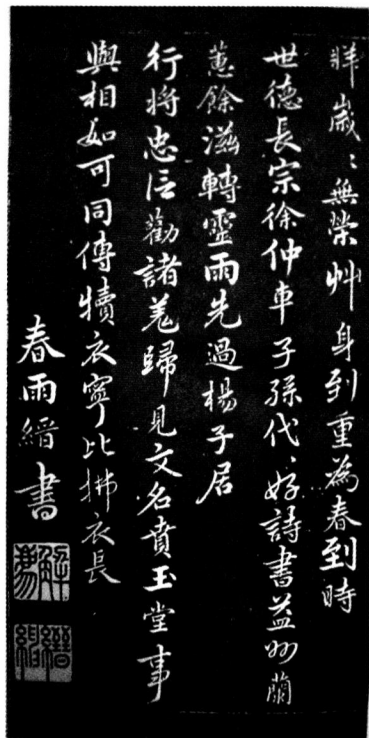
《春雨杂述》真伪辨

颜廷军

解缙在明初书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其书法以婉丽端雅的小楷和纵情恣肆的狂草著称,其书论《春雨杂述》也为后世频频征引。然而清代万斯同《群书疑辨》,官修《续文献通考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,以及近代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等,对《春雨杂述》的真实性却提出了不同程度的疑议。本文将对相关史料进行爬梳整理,条分缕析,探赜《春雨杂述》的辑成时间和过程,并对上述诸家提出的疑议逐一辨证,以期还其本来面目。

一、“春雨”与“《春雨杂述》”

解缙之号和斋号,在他的书法作品及后人的文字中有所记载。《晴山堂法帖》中收有解缙楷行书《题心远先生喻蜀归图》,落款为“春雨缙书”(图一)^①,《草书轴》中钤有“解荐春雨缙绅之印”朱文印一方^②,今藏上海朵云轩的《论书册》尾署“永乐甲午春二月几望书于春雨寓舍”(见下页图二)^③,“永乐甲午”(1414)即解缙去世前一年,解缙系狱。晏文辉在万历间所刻的《解学士全集·序》中称解缙“奉密旨拘于幽圜,自额曰‘春雨斋’,假以自况”^④。所谓“拘于幽圜”即指



图一

①薛仲良、吕锡生策划：《晴山堂法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23页。

②上海博物馆编：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322页。

③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》第十二册，文物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34页。

④晏文辉：《解学士全集·序》，明万历晏良荣刻本，第3-4页。



图二

解缙被拘狱中,有“春雨斋”号,所记与解缙署款吻合。明初柯暹(永乐三年举人)《东冈集》卷七中曾称解缙为“解春雨”^①。从以上所举各例可见,“春雨”既是解缙自号,又是其斋名。这在明初曹昭撰、王佐增补的《新增格古要论》中也有体现,王佐在收录的解缙《书学传授》一文后称其为“春雨”^②。罗洪先在嘉靖四十一年(1562)编辑的《解学士文集·序》中也称“春雨解公”^③。此后的汪砢玉《珊瑚网》、朱谋壘《续书史会要》、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、佚名《书画史》等均如此称呼。后人为其搜集整理的文集也冠以“春雨”之名^④,这也是古人为文集起名的惯例。而当后人将解缙文集中的“杂述”类文章辑入《宝颜堂秘笈》时,以“春雨”冠其名便是很自然的事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《春雨杂述》题名的由来。

二、《春雨杂述》的辑成时间及过程

《春雨杂述》的主要版本有《宝颜堂秘笈》本、《广百川学海》本、《续说郛》本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等^⑤,而以《宝颜堂秘笈》本为最早,目前较为通行的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的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本^⑥。

关于解缙著述的著录,明高儒《百川书志》卷十三有“《解学士先生春雨堂集》三十卷《附录》一卷”、卷十六有“《解学士诗》”;周弘祖《古今书刻》“江西吉安府”条下有“《解学士集》”、“湖广宝庆府”条下有“《解学士文集》”;

①柯暹:《东冈集》卷七,影印明柯株林等刻本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30册。

②曹昭撰、王佐补:《新增格古要论》卷四,中国书店,1987年,第35页。

③罗洪先:《解学士文集·序》,嘉靖四十一年遵化古松段刻本。

④如《百川书志》、《徐氏红雨楼书目》中所录解缙文集,以及《明史·艺文志四》“解缙《春雨集》十卷”,《千顷堂书目》解缙目下“《解春雨事略》、《春雨斋集》”,等等。

⑤《中国丛书综录·子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920页。

⑥《春雨杂述》在被收入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时,其中《论作诗法》或因不属“书法论文”而被删去。

晁瑛（嘉靖间）《晁氏宝文堂书目》卷上有“《解缙绅集》”、卷下有“《解缙绅草书》”；赵用贤《赵定宇书目》“文集部”有“《解学士集》二本、《解学士年谱》二本”；徐爌《徐氏红雨楼书目》卷四有“《吉水解缙大绅春雨斋集》”。在这些藏书目录中，均未有《春雨杂述》篇名。而到清初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中则有《春雨杂述》一卷。可见，《春雨杂述》题名应出现在万历中后期至黄氏撰《千顷堂书目》成书之前，而《宝颜堂秘笈》初刻的时间正好是这一时期^①。

又据《四库全书》收入的《文毅集》“提要”称：

缙所著有《白云稿》、《东山集》、《太平奏疏》等书，歿后多散佚。天顺初，金城黄谏始辑其遗文为三十卷，后亦渐湮。嘉靖中，同邑罗洪先复与缙从孙相辑成十卷。《千顷堂书目》又载有《似罗隐集》一卷、《学士集》二十卷，今并未见。此本十六卷，则康熙戊戌其十世孙悦所补辑。^②

其中提及解缙著述中没有《春雨杂述》。在后世为解缙编辑的文集（包括黄谏、任亨泰、罗洪先所写的序）中，也从未发现有《春雨杂述》的篇名。可是在探寻《春雨杂述》源头的过程中，我们却意外地发现，它与不同版本的解缙文集中关于“杂述”的篇目有很大的关系。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？各种文集里的“杂述”篇目又是如何逐步发展的？为了弄清这个问题，现将明代有关著作中收录解缙“杂述”（包括论书、论诗和论字等）的篇目列表如下，并与《春雨杂述》各篇目作一比较：

著作	《解学士先生集》	《新增格古要论》	《解学士文集》	《春雨杂述》
版本	明天顺元年（1457） 黄谏刻本	明天顺三年（1459）刻 本	嘉靖四十一年 （1562）刻本	万历后期《宝颜 堂秘笈》本
相关 篇 目	卷二十五： 《题缚笔帖》 《题安义生卷》 《跋苏文忠公书》 《跋大兄李邕墨迹》 《学书法》 《评书》 《跋董伯琦墓表》	卷四：法帖题跋 （解缙部分） 《书学传授》 《题缚笔帖》 《学书法》 《评书》 《跋苏文忠公书》 《跋大兄所藏邕墨迹》	卷十：杂述 《论作诗之法》 《学书法》 《评书》 《书学详说》 《书学传授》 《草书评》 《永新周慎初字说》 《徐氏二子字义》 《刘南周别字说》 《刘君迪询字说》 《李氏壶中春意说》	《论作诗法》 《学书法》 《草书评》 《评书》 《书学详说》 《书学传授》

①据李斌先生研究，《宝颜堂秘笈》为晚明书商沈孚先、沈德先托名陈继儒所辑的丛书，并认为“在《宝颜堂秘笈》六集中，较早的是‘正集’和‘秘集’，约刻成于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”（李斌：《陈眉公著述伪目考》，《学术交流》2005年第5期，第147-150页）。

②《文毅集》提要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236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591页。按，“孙相”应为“孙桐”之笔误。

从上表中可以看出,天顺元年(1457),黄谏搜集解缙诗文编成《解学士先生集》^①,卷二十五中收有《题缚笔帖》、《题安义生卷》、《跋苏文忠公书》、《跋大兄李邕墨迹》、《学书法》、《评书》、《跋董伯琦墓表》等一组文章,这是我们首次见到著录的解缙论书文字,现行《春雨杂述》中的《学书法》、《评书》篇目内容与此相同。

明初曹昭撰、王佐补,天顺三年(1459)四月完稿付梓的《新增格古要论》一书是一本重要的文物鉴藏文集,涉及古琴、文房、书画等内容。其中卷四“法帖题跋”条目下收录解缙《书学传授》、《题缚笔帖》、《学书法》、《评书》、《跋苏文忠公书》、《跋大兄所藏李邕墨迹》等题跋六条。后五跋均见于黄谏编辑的《解学士先生集》中(仅次序和个别字不同,但内容一致),而第一跋《书学传授》文题下有一“增”字,应为王佐以“家藏古碑法帖目录及所见闻者,与夫名贤题跋考究,各以类增入于后”^②的。《新增格古要论》虽不是解缙文集,但此中的《书学传授》一文,却应是百年之后的罗洪先与解缙第五世孙解桐编入《解学士文集》的底本。

嘉靖四十一年(1562)罗洪先与解桐编辑的《解学士文集》中,卷十“杂述”类由十一篇文章组成(篇目见上表),其中《书学传授》、《学书法》、《评书》三篇与《新增格古要论》中的相同,另外又多出了《论作诗之法》、《书学详说》、《草书评》三篇(指与现行《春雨杂述》相关者),这三篇文字应该是罗洪先与解桐在搜集解缙遗文时新发现的,遂被编入《解学士文集》。至此,《春雨杂述》中的六篇文字已经具备。

由此可见,万历后期辑入《宝颜堂秘笈》中的解缙六篇文字,早在嘉靖时代已经全部出现,编辑者只是在这六篇文字之前冠以“春雨杂述”标题而已,这就是传之后世的《春雨杂述》的来龙去脉。

此外,我们还注意到万历晏良桀刻本《解学士全集》中“杂述”内容与嘉靖本《解学士文集》中的相同,可是到了清乾隆三十一年(1766)序敦仁堂本《解文毅公集》中,《书学详说》后又多了“执笔之法”一条,并把原有的《学书法》、《评书》、《草书评》三篇去掉标题缀于其后,列总目为“《书学详说》”,又易《论作诗之法》标题为《说诗三则》,易《书学传授》标题为《书学源流详说》,内容则未变。收入《四库全书》的《文毅集》与此相同。

三、《春雨杂述》“伪托”说及真伪辨

检阅明以下书志及有关书学论著,所见《春雨杂述》均系于解缙名下,然

①国家图书馆藏有《解学士先生集》三十一卷,其中三十卷是解缙诗文,附录一卷是杨士奇所作的《墓碣铭》,卷首有黄谏及任亨泰二序,版本注:明天顺元年黄谏刻本,六册。其中有残损,为传世解缙文集最早辑本。台湾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收藏有明初叶刊本、黄谔编辑《解学士先生集》十二卷,应为上书之残本或节刊本。

②曹昭撰、王佐补:《新增格古要论·凡例》,中国书店,1987年,第2页。

自清代以来,对此书或其中部分内容也曾有争议,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,兹将相关内容移录如次:

一、万斯同(1643-1702)《群书疑辨》卷九《题解缙书学传授谱》认为,解缙《书学传授谱》中所述蔡邕传崔瑗,锺繇传卫夫人,以及锺繇发韦诞坟之类的记载,已见于收入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中的《传授书法人名》。又指出《传授书法人名》错误百出,“语多谬妄”,此“谱”却“仍袭其旧”。然后又从《书学传授谱》中所述人物的生卒年代来考证他们授受的不可能性。据此两点断定“此篇绝非解大绅所撰,乃妄人不读书者为之”。但对于此篇中评论元代书家则认为“颇有可采”^①。这是出现在清代初期的“伪托”说。关于万斯同对《书学传授谱》一文提出的质疑,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:

首先,从《书学传授谱》的写作背景来看。王佐在收入《新增格古要论》的《书学传授》^②后有一段题跋:

右此文后有“春雨”二字,用硃界行表白纸写,或正或行,最为神妙,盖先生下锦衣狱日,春雨必为指挥使纪纲书之,而流落他家,今为南京刑部尚书杨宁所得。余又……得先生游丝字二幅,直书于陕西尤……秦府所得,因并识之。天顺三年己卯春三月,王佐识。^③

可见,此文乃解缙系狱期间为指挥使纪纲所书。解桐在《解学士年谱》中把此文置于永乐十二年诸事之末,也是解缙去世前的最后一件事^④,说明离其卒于狱中的时间很短。又狱中无史料可资,仅凭记忆,应锦衣卫所索匆忙而就;或旨在借文字以寄情,非为著述;或以才子气质,“为文多不属草”^⑤,往往“半酣落笔,未尝属草,不自收拾”^⑥。况且人非圣贤,难免讹错^⑦,则所书《书学传授谱》内容的正确性是值得商榷的,错乱也可能会发生。

其次,从《书学传授谱》的“源”、“流”情况来看。天顺元年黄谏首次编辑的《解学士先生集》中没有收入《书学传授谱》一文,说明编者还没有发现流落民间的这篇文章,但事隔两年后的《新增格古要论》中已出现《书学传授》。据上引王佐所言,《书学传授》一文为解缙系狱所写,并流落刑部尚书杨宁之手,王佐收录此文的底本应为杨宁所藏的墨迹,这正是王佐“所见闻者”,故直

①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子部第114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年,第595页。

②《书学传授谱》与《书学传授》虽然文题有一字之差,但内容相同,属异名同文。下述《春雨杂述》中其它内容流传情况略同此。

③曹昭撰、王佐补:《新增格古要论》卷四,中国书店,1987年,第35页。

④解桐:《解学士年谱》卷下,《解学士全集》卷首,明万历晏良桀刻本,第65-71页。

⑤焦竑:《玉堂丛语》卷七《豪爽》,中华书局,1981年,第241页。

⑥何乔远:《名山藏》卷六十《解缙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第426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年,第585页。

⑦王文治云,解缙对于《化度寺碑》有失考事(《快雨堂题跋·化度寺碑》,《中国书画全书》第十册,上海书画出版社,2000年,第793页)。

接标明作者解缙。此后,嘉靖四十一年刻本《解学士文集》及万历晏良桀刻本《解学士全集》中均收有此篇。后世著录或引用者甚夥,如董斯张《吴兴备志》卷二十五引用《解缙书学传授》内容;汪砢玉《珊瑚网》卷二十四《法书题跋》中收录《吉水解缙书学传授谱》全文;朱谋璣《续书史会要》引用《书学传授》内容;赵吉士《寄园寄所寄》卷七辑《春雨杂述》中“书学传授”一文;王原祁等人编纂的《佩文斋书画谱》中收录了《解缙书学传授》中的十馀条内容,分别为:虞世南、薛稷(卷二十六)、李白(卷二十七)、颜真卿(卷二十八)、杨凝式、韩熙载(卷三十一)、王庭筠(卷三十六)、赵孟頫、杨载、鲜于枢(卷三十七)、胡布(卷三十八)、危素、詹希元、揭傒斯、俞和(卷四十)等;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卷二收录《吉水解缙书学传授谱》全文;王琦《李太白集注》卷三十六引用“解缙《春雨杂述》中序书学传授一条”。

万斯同以后的学者著录或征引此文者也比比皆是,从“源”和“流”两个方面来看,此文均没有出现让人怀疑的地方,且在使用过程中也没有出现被人篡改现象^①。从这一点来看,《书学传授谱》为解缙手书应该是可以肯定的。

判断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真伪,并不能完全以内容的正确与否来作出结论,伪托的内容即使是正确的也不能算“真”,原著即使是错误的也不能算“伪”,万氏责备学人不该犯低级错误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。解缙虽有文才,但也并非严谨之人,加上是在狱中所写,各种干扰都可能发生。因此,万氏批评《书学传授谱》的错误是可以成立的,而“伪托”说则证据不足。

万斯同对《书学传授谱》提出质疑的,只是前半部分,而并未完全否定该文,对于元代评述部分他甚至以“可采”给以肯定的评价,更没有对《春雨杂述》中的其他篇目提出疑议。然而,万氏以其著名学者、史家的身份对《书学传授谱》提出的质疑,却给后人全盘怀疑《春雨杂述》的真伪提供了口实。

二、嵇璜(1711-1794)、曹仁虎等《钦定续文献通考》卷一百七十七《经籍考》:

《春雨杂述》一卷,旧题解缙撰。缙字大绅,吉水人,洪武进士,永乐中官翰林学士,出为广西参议,改交址。后为高煦所谮,下狱死。臣等谨案:是书论作诗、学书之法,多从《诗话》、《书谱》中抄撮而成,又标题重复,漫无体例,疑或出于依托也。^②

所谓“旧题”,即是一种怀疑的用词。嵇璜等人认为,《春雨杂述》中的内容大多是从《诗话》、《书谱》中抄撮而成,又以其“标题重复,漫无体例”而怀疑为后人“依托”。与此观点类似的还有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二十七:

^①《春雨杂述》中的内容在被后世著录或引用过程中,因版本或出处不一,有时有个别字出现讹误,但其主要内容是一致的。

^②嵇璜、曹仁虎等: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一百七十七《经籍考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史部第630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375页。

《春雨杂述》一卷(两江总督采进本),旧本题明解缙撰。……是书论作诗、学书之法,谓“诗当先除五俗,后极三来”,谓“书家用笔,有撮、捺、钩、抵、揭、拒、导、送,当尽其妙于毫厘锋颖之间”。又自汉、晋以迄宋、元,撮举能书姓名,各纪其源流授受。然多从诗话、书谱中抄撮而成,罕逢新义,又逐条标题重复,漫无体例,疑或出于依托也。^①

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口气与嵇璜等人如出一辙,也怀疑《春雨杂述》为“依托”,其理由与《钦定续文献通考》一样。按《钦定续文献通考》为乾隆十二年奉敕撰,并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,故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关于《春雨杂述》“疑或出于依托”的观点应源自《钦定续文献通考》之说。此后,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也从此说,但口气由“疑或出于依托”发展为“依托显然,断非出于大绅手著也”^②。这是出现在万氏之后对《春雨杂述》所持的“存疑”说和“依托”说。

上述诸家根据《春雨杂述》的篇幅、标题、体例、内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,怀疑或认定其为“依托”,我们认为也是没有充分理由的。

其一,现藏上海朵云轩的解缙《论书册》墨迹,其内容与《书学详说》相同,可以证明解缙本人写过《春雨杂述》中的文字。解缙《文毅集》卷十五“执笔之法”一条中也说自己曾有论书的文字^③。

其二,《宝颜堂秘笈》中的《春雨杂述》,初版署“吉水解缙大绅辑”^④,此后,编者对初版又作了校勘,校订后的《春雨杂述》于清初出版,这就是《宝颜堂订正春雨杂述》。笔者曾对这两个版本进行了比勘,发现作者署名文字被改为“吉水解缙大绅著”,虽仅一字之差,但“辑”与“著”却有着本质的区别,从这一更改也可以看出,《春雨杂述》的内容并不是解缙辑他人之文,而是其本人所著。

其三,《春雨杂述》中的内容多被后人著录或引用(《书学传授》已见前述),如:王世贞《古今法书苑》卷八收录《明解缙书学详说》全文;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卷十引用《评书》内容;吴景旭《历代诗话》卷六十六引用《书学详说》中“执笔之法”一条;王原祁等人编纂的《佩文斋书画谱》卷七《论书》收入《明解缙书学详说》全文,卷十收入《明解缙学书法》全文;高士奇《书画总考》中引用《评书》中内容一条;《御定渊鉴类函》卷三百二十五引《书学详说》中“右军之叙《兰亭》”一条;倪涛《六艺之一录》中收入《解缙书学详说》、《解缙学书法》、《明解缙论书学传授》等各篇全文;戈守智《汉溪书法通

①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二十七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1095页。

②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卷五十七《杂家类六》,影印民国十年刻《吴兴丛书》本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第925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年,第56页。

③解缙:《文毅集》卷十五《书学详说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236册,第822页。

④杨家骆主编:《明人书学论著》(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5年)、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《中国历代书法论著汇编》(6)中收录的《春雨杂述》均署“吉水解缙大绅辑”,底本盖为初版《宝颜堂秘笈》。

解》卷二、卷五、卷八等都引用《书学详说》中内容；朱履贞《书学捷要》引用《学书法》中内容一条；法式善《陶庐杂录》卷四著录“解缙《春雨杂述》”；丁仁《八千卷楼书目》卷十二著录“《春雨杂述》一卷，明解缙撰，广百川本”。著录或引用《春雨杂述》内容的学者，他们对解缙的论书文字应该是认可的，并肯定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

其四，从前述可知，因为《春雨杂述》中的六篇文字并非解缙一时之书^①，所以，不同时期所写的内容有重复也属正常现象，随意而发的议论，有时几十字，有时数百言，篇幅悬殊、体例不一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解缙久负书名，“求文与书者日辐辏，率与之，无厌倦意。或言有不当与者，笑曰：‘雨露岂择地而施哉？’”^②时人王直也称：“每休暇之日，持纸素来求者，足相踵于其门，先生随宜应之。”^③“率与之”、“随宜应之”的文字，从学术的严谨程度上看，当然会不尽人意。解缙阐释自己的立场观点，有时要“引经据典”，但又非专门著述，故“引”、“论”混杂，给人以“抄撮”之感。

其五，关于“标题”问题。由于《春雨杂述》中的文字是后人辑集的，解缙在书写这些内容时也不会想到会被合为一篇，且原作也不一定有标题，根据惯例，在编辑文集时常常会根据文意而加上标题，后加的标题难免有“重复”现象。而且在把相关内容辑入《宝颜堂秘笈》时，为尊重原作起见，编辑者没有对其标题、体例等作较大幅度的调整^④，这种现象在古代辑集过程中也是极为常见的。

由上述几点可知，他们怀疑或认定《春雨杂述》为“依托”也是站不住脚的。

三、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卷之九：

《春雨杂述》一卷（续说郭本），旧题明解缙撰。此编仅六条，首条论作诗法，二条至五条俱论书，大旨谓“非口传心授，不得其精”，故第六条历述传授源流，然亦未可尽信。杨慎《墨池琐录》卷一（按：应为卷三）引解大绅学士《春雨斋续书评》一条，此本无之，疑原本初不止此六条，曾经散佚，后人缀拾成此编，漫题为“杂述”耳。^⑤

①如《评书》署“永乐丙戌六月十八日书”，《书学详说》署“永乐甲午春二月几望书于春雨寓舍”等。

②杨士奇：《东里文集》卷十七《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参议解公墓碣铭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256页。

③王直：《抑庵文集·后集》卷三十六《跋解学士草书》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242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358页。

④《春雨杂述》中的《论作诗法》、《学书法》、《草书评》、《评书》、《书学详说》、《书学传授》与罗洪先、解桐编辑的《解学士文集》中“杂述”的前六篇一致，仅《草书评》被调到第三，《论作诗之法》标题无“之”字，其他没有变动。

⑤余绍宋：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卷之九“伪托”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7页。按，此后引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该书提要的内容同上。

余绍宋似乎比“依托”说更进一步,据《春雨杂述》中无杨慎所录《春雨斋续书评》一条,推断《春雨杂述》有原本,后散佚,现行《春雨杂述》为后人“缀拾”而成,题目是随意添加的,因将其归入“伪托”类。

所谓“伪托”,余绍宋自己解释为:“伪托之书,有原书已亡而后人始伪为者;有本无其书而后人藉其名以为依托者。今必确知其有原书,曾经散佚。”^①余氏一面承认《春雨杂述》有“原本”,且“不止此六条”,散佚后经人“缀拾成此编”,即认为内容非伪;一面又将《春雨杂述》归入“伪托”类。考察余氏结论,无法将《春雨杂述》归入其“伪托”分类中的任何一类,自相矛盾。但从余氏此段文字表述的语气来看,似应认为《春雨杂述》不假,但证据不足,前人又有质疑,故而才陷入矛盾之中。结合上面的论述,余氏之“伪托”说也难以成立。

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推断:《春雨杂述》原本在解缙生前未曾有此篇名,而是明代万历后期被辑入《宝颜堂秘笈》时所加,其冠名依据是解缙有“春雨”号(斋号),又辑入内容在解缙文集中为“杂述”类,取而合之为“《春雨杂述》”,并非余绍宋所言“漫题为‘杂述’耳”。《春雨杂述》的内容来自于嘉靖本《解学士文集》,并非伪托之文,也无需“存疑”。

作者单位:江苏大学艺术学院

^①余绍宋: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卷首《序例》,第4页。